

城市策展

文·圖 | 邱立崑

成為博物館的日治建築

Urban Curation: Transforming Colonial-era
Architecture into Museums.





對於許多不同世代臺灣人來說，講到「博物館」三個字，首先浮現於腦中的，或許都是位於臺北 228 紀念公園——或者對有年紀的人來說是「新公園」——的那座有如古希臘神廟的白色殿堂吧！談到日治古蹟再利用的博物館化方式，除了臺文館之外，不得不提的重要案例是位在臺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1 | 2

- 1 原為「兒玉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建築
- 2 圓頂下透過陽光映出炫目色彩的鑲嵌玻璃



歷史可追溯至 1899 年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不僅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在 2005 年，當時的文建會（現文化部）提出了「首都核心區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以臺博館為核心，陸續納入周圍的日治時代公共建築，使臺博館擴張成擁有一系列館舍的龐大博物館群，為古蹟再利用的博物館化方式示範了另外一種可能。

國立臺灣博物館： 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

這座臺灣歷史最長，原名也很長的博物館，館舍落成於 1915 年，其位置原為臺北大天后宮，1912 年因颱風受創嚴重而被拆除。為了表彰第四代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治臺之功績，總督府以島民主動發起募資的名義，於天后宮原址建造了「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館舍完工後，原位於總督府舊彩票局大樓的總督府博物館，便進駐這座新館。

館舍由總督府技師野村一郎設計，高石組承攬營造，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優雅建築。希臘式的列柱、三角形山牆與圓頂等特徵，讓人感覺野村似乎是意識著大英博物館在打造這座臺灣博物學的殿堂。而這些特徵也成了當時人們走出臺北車站，從表町通——即今日的館前路進入臺北市時，最容易烙印在眼中的城市意象。

走進博物館內，站在挑高二層大廳抬頭，可以看到圓頂下透過陽光映出炫目色彩的鑲嵌玻璃。玻璃圖案以兒玉源太郎的家紋「軍配團扇竹葉」與後藤新平的「垂藤」家紋為關鍵元素，大廳列柱上的燈座亦有此二紋，而今天移置三樓展示的兩人銅像，原本位於大廳左右兩側壁龕內。以這座場館紀念兩位臺灣現代化推手的心意，從大廳便一目瞭然。

總督府博物館以自然史與人類學的展示為大宗，現在的臺博館也延續此兩大領域，以臺灣自然生態與多元族群人文做為常設展，唯差異在於視角，從殖民母國對新領土的好

奇及以開發資源為目的的研究，轉變成對自身土地的重新發掘與認識。

古生物館：勸業銀行舊廈

從臺博館本館穿過馬路，斜對面就是土地銀行舊本館。時間再往前推，日治時代這裡曾是勸業銀行臺北支店。在1980至1990年代，對於這座舊銀行的保留與否，學術界與產權者土地銀行曾有一番激烈的攻防戰，但這座建築終歸是獲得古蹟的身份，並在整修後成為臺博館的第一座分館「古生物館」。

勸業銀行舊廈與其他日治時代公共建築有著顯著的差異。雖有著巍峨的柱廊，牆面與柱頭也有著精美的裝飾，卻又跟常見的西洋歷史樣式不同。柱頭的造形是看似人面的神秘圖騰，簷口是連續方折迴旋形的幾何狀帶飾，之間穿插著薔薇與獅頭，整體來說離以西歐為主的「洋風建築」甚遠，而更近於南美古文明風情，此一建築風格受1920至1930年代美國「馬雅復興」流行的影響頗深。

銀行內部是以鋼骨桁架撐起的挑高三層

無柱大跨距空間，用來展示巨大的恐龍模型的確非常適合；不過在開館初期因為關於銀行歷史的陳述不足，曾引發若干對於場館利用與歷史脈絡的疑慮。但這種議論亦不失正向，後館方從善如流，除了與金融史結合的舊金庫區域之外，也增設土地銀行行史，以及支店長室等展示間，另外古蹟的修復過程也是本館的展示內容之一。

從古蹟指定階段的論戰，到展示規劃的意見迴響，可以看到在文資領域，臺灣人對公共參與的熱誠從未缺席，顯示民主制度對文化發展的正面影響。



- 1 從臺博館本館穿過馬路，斜對面就是土地銀行舊本館。
- 2 開館初期因為關於銀行歷史的陳述不足，曾引發若干對於場館利用與歷史脈絡的疑慮。後館方從善如流，除了與金融史結合的舊金庫區域之外，也增設土地銀行行史，以及支店長室等展示間。
- 3 銀行內部是以鋼骨桁架撐起的挑高三層無柱大跨距空間



南門館：專賣局南門工場

位在總督府專賣局廳舍對街的南門館，前身就是專賣局鴉片及樟腦工場。鴉片販售具有龐大的利潤，加上官方也需管理吸食者以執行漸禁政策；而樟腦則是製造藥品、賽璐璐乃至於火藥的重要原料。這兩種物資因此納入專賣，成為總督府的重要財源。

隨著鴉片吸食者在時代進步下自然消滅，樟腦被石化工業取代，南門工場在戰後也結束運作。當年曾有一萬七千坪大的工場，現在只剩下紅磚的樟腦倉庫，以及石造的鴉片倉庫等建物存在。1998年指定古蹟後移交臺博館，於2013年以南門館的身分正式營運。

園區僅存的兩棟日治時代建築物，年代較早的是1902年建造的鴉片倉庫，建築師即為設計臺博本館的野村一郎，建材使用了已



拆除清代臺北城牆的喼哩岸石。現為主要展示區域的樟腦倉庫則於是由總督府技師土生瑾設計，建於1914年。紅色磚牆與灰白色飾帶的搭配是明治到大正期間常見的「辰野式」風格。除了倉庫主體之外，前方還有一單斜屋頂，兩側皆有拱門出入口的半開放「荷造場」，即卸貨、出貨與包裝的作業空間。

南門館以臺灣的樟腦產業史與日治時代的鴉片政策為主軸，並於大廳展示古蹟修復相關資料與原建築構件，展廳內也設置若干玻璃地板讓遺構露出。

再看到戶外。園區內的噴水池起初是消防專用蓄水池，改裝自消防栓的噴嘴是水池歷史脈絡的線索。水池東側在日治時代曾有座小神社——久須乃木社，但現在除了略微隆起的地面以外，已無任何殘跡，徒留老照片與館內的模型。南門工場的神社是座分社，本社原址在現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內，祭祀

「熊野櫟樟日命」。在日本神話的紀載中並未明述此神的象徵與職掌，或許因其名字，而被人們視為樟樹的神明。

鐵道部園區：總督府鐵道部

現在的鐵道部園區是臺博館系統的最新成員。鐵道部所在位置，於清朝統治期間就會是「臺北機器局」，業務包括兵器與鐵道的維修，以及子彈與錢幣的鑄造，如今鐵道部園區靠塔城街側仍殘存部分機器局遺構。1895年，日本接收機器局後原由陸軍使用，後於1900年移交鐵道部。1909年，鐵道部委由總督府技師森山松之助——也是縣原臺南洲廳、現臺文館建築的建築師——著手設計，於是在中式的四進衙門拆除後，原址東側出現了一座大型的西洋式官廳，工程分為二期於1919、1920年先後落成；又於1920至1930年代增建了磚造的電力室與



1 | 3
2 |

1 園區內的噴水池起初是消防專用蓄水池，改裝自消防栓的噴嘴是水池歷史脈絡的線索。

2 園區僅存的兩棟日治時代建築物，年代較早的是1902年建造的鴉片倉庫，建築師即為設計臺博本館的野村一郎，建材使用了已拆除清代臺北城牆的喼哩岸石。現為主要展示區域的樟腦倉庫則於是由總督府技師土生瑾設計，建於1914年。

3 如同日治時代許多公共建築，鐵道部廳舍呈L字形面對路口，玄關與左右衛塔以泥塑動章裝飾著紅磚立面，再加上各三根的科林斯柱式，以西洋歷史樣式的面貌向帝國的新領土宣示文明開化的到來。

木造二層廳舍，這就是現在我們所見的鐵道部建築群。

如同日治時代許多公共建築，鐵道部廳舍呈 L 字形面對路口，玄關與左右衛塔以泥塑動章裝飾著紅磚立面，再加上各三根的科林斯柱式，以西洋歷史樣式的面貌向帝國的新領土宣示文明開化的到來。不過，鐵道部並未如許多官廳，用高聳的馬薩式屋頂或圓頂來彰顯權威；卻採用了英國都鐸式的半木造斜屋頂。且讓筆者借用凌宗魁老師的觀點現學現賣，這或許是森山以建築樣式將這座鐵道主管機關與鐵道發源地的英國產生歷史脈絡的聯想。雖然「形隨功能」是現代主義的教條，不過對歷史樣式建築來說，外觀與功能之間同樣有所關聯。

繞進內庭，配置特殊，外觀也頗為美觀的仿石造八角形男廁，以及在戰後經改造而成為圓錐形的防空洞，都是特別引人注

目的設施。主廳舍內部同樣非常有看頭。走進玄關大廳，首先就會被氣派的大階梯吸引視線。天花板的框線填滿了石膏花果裝飾，門楣上也有花草及動章飾，更別說位於會議室內罕見的橢圓天花板了。館內也特設展間說明石膏飾修復過程。

從 1993 年臺鐵管理局轉移之後，這座廳舍荒廢了十多年，終於獲得國定古蹟的身分。既然是經歷兩個朝代的鐵道主管機關，館內展示內容自然也以鐵道為主，包括臺灣的鐵道演進史、使鐵道系統得以運作的各種機制與相關設施，車廂、車站空間的重現，以及鐵道如何成為生活及文化的一部分。而最受矚目的展示，則是座重現清代到 1980 年代，尚未地下化的臺北鐵道沿線風景的場景動態模型。

二樓除了常設展與特展展間外另有園區歷史展示間，在介紹鐵道部與周邊區域歷





史的同時也討論到文資保存議題。開館至今的兩檔「異論現代」特展則特別聚焦於對殖民背景下推動的「現代性」之批評性思考。

結語

古蹟再利用是一種空間的詮釋。這種詮釋往往涉及兩種不同的思維：其一偏向於力求復舊如舊，重視古蹟原貌與歷史脈絡延續；另一種則追求過去與現代的對話，認為現代與未來皆在空間的歷史脈絡上，敢於做出突破框架的嘗試。

臺博館旗下各廳舍的利用方式，多數可歸類為前者。以筆者個人觀點，臺灣因政權的更迭與意識形態變動的劇烈，不同世代人對同一場域擁有的記憶往往是斷裂的。臺灣的文資保存意識尚在學步階段，著重於銜接過去的詮釋方法雖然沒那麼令人驚艷，但對於歷史感的形塑，效果或許是最為直接的吧。

邱立歲

歷史宅，建築迷，文化恐怖分子。著有小說《戰後五七八天》，現職為日本旅遊網媒與機上雜誌編輯。

1 | 2

- 1 繞進內庭，配置特殊，外觀也頗為美觀的仿石造八角形男廁，以及在戰後經改造而成為圓錐形的防空洞，都是特別引人注目的設施。
- 2 鐵道部所在位置，於清朝統治期間就會是「臺北機器局」，如今鐵道部園區靠塔城街側仍殘存部分機器局遺構。